

布鞋里的旧时光

□余美德

今日没啥事，一家人便顺着村后的土路往外走。秧苗刚插完，田里一排排嫩绿的水稻秧，水光映着天，空气里有股泥土翻新和秧苗清香的气息。我漫无目的地踱着步，转过一道坡，眼前忽然一亮——土坎边、荒地上，长着一丛丛野生的麻，高过了人腰，叶片在微风里翻出银白的背面，茎秆笔挺，齐齐地立着。

长势真不错。我不由停下脚，伸手摸了摸最外头那株麻的茎皮，糙中带着韧，是正好的火候。心里忽然就冒出一句话，顺嘴说了出来："老妈（继母），你会做布鞋吗？"

老妈嘴角噙着笑，手也不停："我不会。"说罢，她快速地拉着我爱人走到前面去了。

爸接过话茬，目光望向远方："现在啊，没几个人会做了。当年我们生产队里倒是有几位做布鞋的好手——方冲咀的徐万蓉，窑湾的冉珍凤，草棚湾的蔡维芬，曹家坝的秦家珍、吴以嫦，还有沙膀子的——"他顿了顿，"就数你母亲了，她们这几个做的鞋，合脚，圆边妥帖，棱角分明。"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母亲还在世的那些年。

我记得有一回，她捏着针，头也没抬。

"合啥脚？昨夜针眼儿疼得钻心，我恨不得把鞋底子撕了！"

她停下手，用肘抹了把汗："明年再不种这背时麻，谁爱纳谁纳。"

做布鞋，麻是根本。收麻讲究时机：早了太嫩，迟了过老，非得掐准时候。父亲这话我听过许多遍，可直到那天看见土坎边的野麻，我才想起母亲种麻、收麻、剥麻的那些日子。

儿时，哪家没有片麻地呢？麻熟了，就有新鞋穿。收割回家，剥皮，去掉外层的粗壳，摊在太阳下晒到干脆。用的时候，麻浸水，晾干。

那天下雨，我挨着母亲坐下。雨点打在瓦沟上，"嗒"一声，"嗒"又一声。

她虎口一搓，麻屑炸开，细刺钻进我掌心，痒里带疼。我缩手，她不理，只把单股线越拉越长，越拉越细，仿佛要把日子也拉断。三股绞成一股，再捆成一束备用。摸上去糙糙的，却有韧劲。

接下来去竹林寻笋壳。拿回后在火上燎一燎，烧掉细毛，趁着热把边角捋直，正好用来画鞋样。笋壳把脚样折进自己的弧里，像一页压扁的模具。

然后是蜂蜡。家里养着蜜蜂，蜂蜡不缺。

布料取自旧衣服、碎布头，用糨糊一层一层粘成布壳，再按笋壳的样子裁剪。然后是纳鞋底。麻线在指间穿梭，有的纳出花纹，有的只纳平针。小孩子的鞋简单些，鞋底鞋面都软和。讲究的是在底层铺上橡胶，才耐磨。

鞋面简单些，挑块喜欢的颜色，裁剪，黏糨糊晒一晒，缝上去就成。也有在鞋面上下功夫的：孩子的绣老虎、小狗，女孩子的绣蝴蝶花草，出嫁的绣鸳鸯，老人的绣鹤，或者什么也不绣。

母亲每纳完一只鞋底，针要在头发上蹭三下。最后一针，针尖抵住顶真，"咔"，断了。她用牙把断针拔出，血珠顺着齿缝滴在泥地上，印出几个深褐色的小点。第二天晨起，右手中指肿成小萝卜，她拿热水烫，烫完继续纳。中指第二关节比左指粗了一圈，白线勒进皮肉，勒出一道浅红纹路。针尖再扎下时，皮肉先凹进去，又"噗"地弹回，发出"咕"一声湿响。母亲吸了一口气，没哭，对着灯看看针眼，继续下针。

母亲把鞋底举到煤油灯下，对父亲说："你明天替我挖一截洋铁皮，我把这鞋口封死——娃娃的脚宽，我纳不动了。"

她把鞋底"啪"一声丢进竹篮。父亲仍不吭声，只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白线上。

她嘟囔了一句："三十斤谷子换不来我一夜整觉，这买卖不划算。"那一晚，竹篮放在床尾，没人再碰它。

我下意识地捏了捏脚上的运动鞋，愣了片刻。脚底心发虚，脚跟缩了半寸。阳光洒在水田上，波光粼粼。爸的声音伴着风声，那些麻线、笋壳和针脚，忽然间清晰起来。

我蹲下去，用手指摸了摸田埂上的湿泥，泥凉，草茎硌手。忽然想起母亲纳鞋时，针尖穿过布壳的阻力——那阻力从鞋底传上来，落到她指头上，一圈一圈，肿了消，消了肿。鞋底里藏着她的血，只是没人看见。

一家人转身往回走。风一过，秧苗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细响。我回头望了一眼土坎边的野麻，一丛一丛，还挺立在那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大麦柑

□娄义华

秋末冬初时，小区后面的农贸市场总有几个老者用背篓背着大麦柑沿街叫卖。

这个季节，渝南多是雾气缭绕，朦胧中带有几分清寂。若是说有什么能穿透这底色，大麦柑的乳白色应是其中之一了。大麦柑没有梨子甘甜生津，也没有猕猴桃青翠可人，只静静地长在农家小院或土坡上，在绿叶缝隙间悬着，外表青白相间，像一个未经雕琢、长在深闺的少女，满是质朴与倔强。

印象中的大麦柑，常常与我的童年紧密相连。外婆家院坝里，当年就长着一棵大麦柑，枝干虬结，叶片厚实，总能遮挡住半院阳光。每逢开花时节，一朵朵素洁的白花簇拥枝头，香气浓郁中带着一丝苦涩，在风里漫过整个山坡。待花渐渐谢去，一颗颗绿色珍珠就挂在了树梢。过几个月，开始变得硕大，有的甚至一个就有三四斤重，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为了防止枝条被折断，外公不得不用木头支撑着它们。

当大麦柑表皮披上金光，就意味着它已经成熟。外公搬来梯子，攀上去为我们采摘。我们一群孩子围着梯子，兴奋地跳个不停。待外公摘下来，剥开那层厚厚的表皮，就能见到颗粒饱满的内瓤，晶莹剔透，汁水丰沛。咬上一口，清香瞬间充盈口腔。起初并不觉得酸涩，只觉是难得佳味，直到吃饭时牙齿泛酸，才知道原来吃多了会酸。

大麦柑的诱惑，远不止自家院子，别人家院子和田地里也一样。我们小时候，物资贫乏，小孩子的游戏和吃食都很有限。老家屋前田垄上就长着一棵大麦柑，但不是我家的，那家人平时护食，看管得紧，一群孩子想尽办法，也躲不过他们的眼睛。偶有胆大的，半夜也要爬起来去偷几个。

家乡清冽的水，滋养着山的灵秀，人的温润，这些都沉淀在土地中。正因为土有了灵气，大麦柑才蓄足了汁液。同受这片水土滋养，溪边的杂木，暗暗扎根，在日复一日的温养中长大，在风中不停舞动，为恬静的乡村增添了几分灵动，为安谧的村庄增添了几分韵味。

大麦柑，就这样在岁月里愈发醇厚。

如今，我再也不是小姑娘，大麦柑也不是我日思夜想的零嘴。品它，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水果，更是为了品味一段童年，品味一种情怀，感悟不同的人生。我只想用它的味道，烙印外公外婆尚在的时光，烙印家乡的人和事。也愿我们能像大麦柑一样，保持本心，保持纯朴，经得起时光打磨，永远留得住自己的味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挽风

□钟灵

傍晚时分，我和朋友走进河南省辉县宝泉附近的一家民宿。乘坐电梯直达2楼，房间里的设施让我们惊喜：巨大的落地窗外，黛青色的太行山成了背景墙；木制台阶的榻榻米宽大自在，装在墙上带童锁的矿泉水不限量供应。没想到在农家民宿里竟能得到这般享受，我们禁不住欢呼起来。

正说笑间，门外有敲门声。一位三十多岁的孕妇走进来，说："你们洗了衣服，可以晾在天楼上，但记着12点以前一定要去收，我们这里风很大。"

哦，她是房东。刚才我要求前台多提供几个衣架，她叫大女儿帮忙送来了。这会儿，她又亲自跑上楼，引我去看旁边的洗衣房，还教我怎么使用老式洗衣机。窗台上放着大袋洗衣粉，可自取。

这村庄叫圪针庄村，正处太行山脚下的风口处，所以村子风很大，且有一定规律性：每晚12点过开始刮风，直至第二天晨9点半风才停。风大时，甚至能把屋后小院的房顶吹翻。有一次，旅客忘了收衣服，第二天去收时，衣服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女房东的热情和质朴感染了我。见她身怀六甲，我很关心她。下个月，她将产下第四胎。两年前，夫妻俩筹资300万元，改造装修自家老平房，办起了民宿。我夸她家民宿的设施很现代化，她说民宿的室内设计、设施布置都是自己从网上学到的，装修的事就全部由她老公负责。民宿生意不错，每年收入约30万元。

女房东走后，我和朋友把近几天旅行的衣物清洗完毕，拉开走道旁边的卷帘门，外面就是宽大的晒台。晾衣区有几根晾衣绳，我俩的衣服不一会儿就全晾满了。除了用挂衣架，剩下的就用小夹子固定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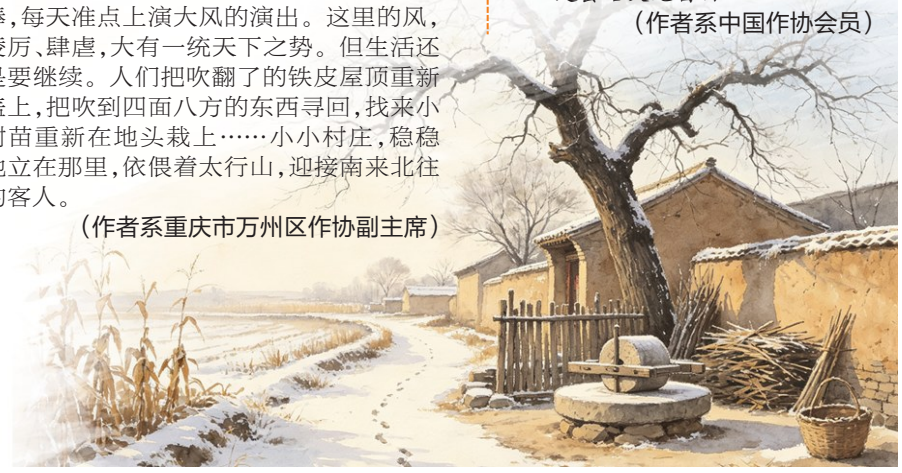
想起老板娘的叮嘱，晚间11时许，我去晒台收衣服。果然已开始起风，衣袖和裙摆被吹得向一边倾斜。

第二天，我们到民宿外的农家餐馆吃早饭。这是家三十年老店，祖孙三代都做餐饮。近几年，太行山旅游火了，村民大多开起了民宿。村中楼房林立，公路才重修过，车辆来来往往，一派繁荣景象。

临出发前，我特意又去晒台看了一下。这时是上午8时许，风刮得呼呼作响，周边树木浑身披挂着树叶，抖擞精神躬身抗争。"圪针"在当地方言里是荆棘和刺灌木之意，推测是他们的先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建立了村庄。

太行山下，风起风停，似有一根指挥棒，每天准点上演大风的演出。这里的风，凌厉、肆虐，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但生活还是要继续。人们把吹翻了的铁皮屋顶重新盖上，把吹到四面八方的东西寻回，找来小树苗重新在地头栽上……小小村庄，稳稳地立在那里，依偎着太行山，迎接南来北往的客人。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能懂的诗

立冬以后（外一首）

□黄裕涛

草木失色，虫豸隐退，谷米入仓
收割后的稻田袒露胸膛
和我内心一样空荡荡的
枯荷举着骨架
喝干最后一滴水

银杏的叶子，一片接一片辞行
树身卸下妆容，越站越瘦
大雁高飞
在天边画出长长的破折号

秋天的余音
像最后一抹青绿
渗进泥土的缝隙
一位老爷爷牵着小孙女的手
迎着晚霞走远
几声轻咳，将背影拉成一根长线

落日沉入江水
江面浮出微微的鼾声

落叶

这个时节，金黄的梧桐叶一袭盛装
轻飘飘地，落进草丛的怀抱
一拨接一拨的人群，与它们合影
笑声把落叶垫高了一层

这个时节，银杏叶从容舞蹈
一会停在大妈的头顶，一会贴着灿烂的笑容
风轻轻翻动相册的页码
每一页，都镀着青春的光芒

这个时节，湖面摊开一面镜子
几只鸭游过来，划出细细的波纹
一圈，一圈，把落叶推向岸边
推进光里，推入摇摆的诗行

这个时节，蚂蚁扛着干粮
扛着沉甸甸的收成，爬进洞穴深处
最后一片落叶停在洞口
它们在静静地等待
等冬天侧过身，再爬上春天的肩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秋日断想

□李美云

风吹过的时候
我就成了过客
很多往事
断了春的消息

山谷的那块岩石
一直在坐等花开
像个老谋深算的智者
从来不轻易发言

南飞的雁阵
打乱了天空的宁静
从彩虹上走过来的
却不是牛郎织女

花的心事
随溪水流向远方
潜伏在水中的鱼
听懂了失落的哭声

落叶把最后一次舞蹈
献给这片寒意渐浓的时光
大家都知道冬天到来后
一定会给大地留白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